

著名文化学者冯其庸撒手去世

整整七个月,他用小楷抄了一本《红楼梦》

著名文化学者、红学家冯其庸,昨天中午12时18分在北京潞河医院平静安详离世,享年93岁。几天前,冯其庸50年前手抄的《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刚刚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冯其庸曾表示:“我对这部抄本《红楼梦》真爱到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

《石头记》清代抄本有庚辰本、甲戌本、己卯本等十几种,其中一个版本因第五至第八册书名下注有“庚辰秋月定本”,故名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相较之下,庚辰本年代较早,文字也最为完整,保留了曹雪芹《红楼梦》原著及脂砚斋批语两千多条,版本价值最高,极为珍贵。冯其庸曾说,“文革”中,因担心这个珍贵抄本将会灰飞烟灭,因此他决定冒险照原样再抄一部。此后,他设法托好友秘密借到一套庚辰本《石头记》,天天夜里等大家睡了他才开始抄。每天限定要抄多少,一般抄到十二点,有时候抄到凌晨一点。而他所用的纸,用的墨,用的笔都很讲究。“抄完了这部《红楼梦》,我对《红楼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结合曹雪芹的时代和家庭遭遇来看,他的家庭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最后才会写出这样一部了不起的小说。”他从1967年12月开始抄写,到1968年6月抄毕,全书整整抄了七个月。

冯其庸的红学研究,主要从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乾隆抄本研究入手的。在《石头记脂本研究》自序中他表示:“家世研究和抄本研究是两大前提。不了解曹雪芹的家世和他自身的遭遇,就无法理解他的这部书;不研究



冯其庸绘《红楼梦》人物。从左至右:林黛玉 薛宝钗 晴雯

《红楼梦》的早期抄本,不确切掌握曹雪芹的文字,就无法对曹雪芹的思想和艺术作出切实的评价。”冯其庸对于《红楼梦》版本,尤其是抄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石头记脂本研究》一书中,书中不仅有对《红楼梦》复杂的版本系统缜密细致的探析,还讲述了一些珍贵版本的来龙去脉,例如己卯本散失部分的发现、列宁格勒藏本(现一般称俄罗斯圣彼得堡藏本)通过影印方式“回归”祖国的经过等等。

冯其庸出生于江苏无锡前洲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常说自己是农民出身,田间的事,

没有他不熟悉的。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挑灯夜读。如果别人把读书当作义务,冯其庸则把读书当成享受。冯其庸到了17岁才算上了初中,是一个半工半读的“青城中学”,就位于前洲镇。而那时他已经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三藏法师传》还有史震林的《西青散记》、王士禛的《古诗笺》、袁昶的《安殷诗续钞》、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冯先生当年还是一名小学毕业生。冯其庸的书斋名为瓜饭楼,就是来自早年“以瓜当饭”的艰难岁月。

本报记者 王剑虹



周立波,给娱乐圈提了个醒

这几天,“周立波在美国被捕,警察搜出枪支和毒品”的消息轰动一时,让这个已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海派清口创始人”,再度成为娱乐圈的焦点人物。耐人寻味的是,周立波这次美国“案发”,竟然在国内引发网民大多“叫好”,真有点“波波有难,八方点赞”的气氛。有的笑称:“波波这下摊上大事了!”有的嘲弄说:“直到周立波被抓,才有了过年的气氛。”

在缴纳了保释金,离开法庭时,周立波对记者说:“本来就没有事,明天会更好。”其实,这话他说了不算,在3月9日正式开庭之前,这件事虽然还有点扑朔迷离,但他有事还是没事,最后结论要由法庭来判定。现场有华裔律师分析,周立波将面临四项指控:1、非法持有违禁药品;2、非法持有武器;3、非法持有枪支;4、开车时打电话。这里,只要其中有一项指控成立,周立波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他的明天就不会变得更好。负面事件结局再好,也绝对不会给周立波加分。

与网民舆论几乎一边倒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周立波面对大批守候在庭外的媒体冒出的第一句话竟是:“感谢祖国。”接着,他又说:“中国人要帮中国人。”此时此刻,全无半点反省之意。

应该指出,周立波“出事”纯属是他个人行为所致,说要感谢祖国,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说一定要联系上祖国,也只会给国人丢分。至于周立波呼吁“中国人要帮中国人”,也很难会赢得国人同情,更谈不上声援。国内舆论和网民点评几乎一边倒地对他进行批评,就是证明。有人说:“这是个什么鬼?绑架?让14亿中国人给你背书?”有人甚至翻出他之前在参加某档节目时曾公开表示自己不会吸毒的视频进行嘲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种强烈的心向往背,真值得周立波自己好好反省,也值得演艺圈为之反思。

因为,这种“明星出丑,八方点赞”的现象,其实并不只发生在周立波身上,人们对此已屡见不鲜。前不久,王菲在上海的演唱会,也因过高票价和频频走调,赢得一片差评,被笑称是“音准的车祸现场”。人们对明星的这种“终有报应”“幸灾乐祸”的快感,正是明星自己平时负面新闻缠身、不注意自身公众形象所致。

周立波事件的走向究竟如何,最终还要看事实证据和法庭认定。但这场舆论引发的“明星出丑,八方点赞”现象,对其他明星也有一定的警醒意义,对某些平台过度娇宠和追捧明星也浇了盆冷水。这些年来,尽管演艺圈负面新闻接连爆出,问题明星层出不穷,但他们始终是演艺界身价不菲的宠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仅仅是明星个人问题,周立波事件其实是给整个娱乐圈提了个醒。梁思

摄影家丁和忆冯其庸先生——

82岁穿越罗布泊

以古稀之年十进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等壮举,实地踏看了玄奘取经在中国境内西行和东归的全部路线,拍了近万幅照片,冯其庸先生昨天停下了他的脚步和忙碌。他曾有诗云:“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

1998年8月,冯其庸先生第七次到新疆,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找到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古道为玄奘东归后首次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存疑了1000多年的问题豁然开朗。

鼓励挖掘历史文化遗存

摄影家丁和说,当冯家传来冯其庸先生逝世的新闻,他整整一个下午都缓不过劲儿来。

丁和与冯老是忘年交,在丁和眼中,冯老是父辈。他与冯老的结交,离不开摄影。冯老本身也喜爱摄影,曾经出过一本摄影集《瀚海劫尘》,民族风情、历史废墟、自然风光、宗教艺术,在镜头中叠加;每幅照片或配诗或配文,是文人看世界的独到之处。2004年丁和正在拍摄新疆题材,而此时的冯老,已入新疆八次。遇到冯老之前,丁和的摄影一直在风光摄影民俗题材里打转,而冯老认为新疆的摄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风光,更多的是追寻历史文化的遗存,这需要摄影人去挖掘,新疆的学术研究挖掘已经有了一些,但影像上的记载是缺乏的,尤其是关于汉唐遗址文化部分。从1981年就投入摄影的丁和认为自己在历史知识方面的欠缺正是忧虑所在。“冯老就说:‘没关系,你有什么不懂的,我来给你介绍,我告诉你拍哪里,哪里可以做课题。’”有冯老做指导点拨,丁和的摄影创作在文化含量上更上了一层楼。冯老还叮嘱丁和,如果自己有什么不明白的,还可以请有关方面专家来帮助解决问题。果然,



丁和与冯其庸先生在楼兰古城
冯其庸先生在罗布泊的帐篷里

冯老找到了北大和人大的教授与他一起研究了新疆的许多历史文化知识。

去年12月2日,趁着全国文代会的机会,丁和去北京305医院看望了冯老,老人那时还在病榻上赶一篇2万字的文章,他对丁和说:“你的照片现在是记录历史,还原历史,这是一种很大的成就,这是可以传递给子孙孙的记录,这个世界就是靠记录传承下去的。”

进入罗布泊最年长的人

2007年,丁和走完了从长安出发到印度那烂陀的玄奘之路;2008年,他与冯老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双人摄影展,题材便是“玄奘之路”。两人分工不同,冯老展出的是国内段作品,国外段是以丁和为主。丁和感叹,“那时候他也想去国外段走啊!”

2005年,冯其庸先生由米兰进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到达楼兰,又经龙城、白龙堆、三垄沙,入玉门关到敦煌,在大沙漠死亡之海里停留17天,终于确证了玄奘取经东归的最后路段。丁和一路相陪,他们在罗布泊停留了5天,时年冯老82岁,迄今为止,他是进入罗布泊年龄最长者。“当时冯老有个夙愿,他一生一定要去一趟罗布泊,因为罗布泊是丝绸之路的南道,玄奘回国是途经楼兰等等之地,罗布泊是必经之地。从罗布泊回来,冯老夙愿已了,外出便不如以前多了。”丁和回忆,“在罗布泊的帐篷里,冯老打了一个海事卫星电话去北京询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事宜,他是首任院长,当得知国学院的费用已获批,他高兴得像一个孩子,还喝了点小酒呢。那一天是2005年9月30日。”

本报记者 徐翌晨